

# 井冈双雄

## 袁文才、王佐传

匡胜 刘晓农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匡胜 刘晓农 / 著

# 井冈双雄

袁文才、王佐传

K825.2  
YWC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 / 匡胜，刘晓农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10

ISBN 7-210-03473-0

I. 井… II. ①匡…②刘… III. ①袁文才—传记  
②王佐—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6931号

### 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

匡胜、刘晓农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青年报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0千 印数：1-4000册

ISBN 7-210-03473-0/K·455 定价：20.00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 (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逼上梁山

1923年10月至1925年5月 宁冈茅坪 /1

“马刀队”为何这般器重袁文才？以至于胡亚春效仿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亲自“三顾茅庐”，最终连哄带骗将袁文才拉到半冈山，使之无可奈何地参加了一次“吊羊”。

一 旧仇新恨 /1

二 计挫老土豪 /9

三 胡大哥“三顾茅庐” /15

四 逼上“梁山” /23

五 升任“马刀队”参谋长 /29

### 第二章 末代绿林

1924年至1926年5月 遂川下庄、茨坪 /38

朱孔阳队伍自从有了王佐这个熟悉的湘赣边界地形民情的“活地图”后，“吊羊”的行动顺便多了，从未失手，而



且王佐以“兔子不食窝边草”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朱聋子，不在十几里范围内“吊羊”。

- 一 苦难少年 两度从师 /38
- 二 朱聋子的出色“水客” /46
- 三 打税警 夺枪竖旗 /52
- 四 救人得妻 /60
- 五 挤走唐司令、击败牛团长 /69

### 第三章 双雄结拜

1925年1月至1926年3月 湘赣边界 /78

王佐复将内部发生叛乱，仓惶出逃，到这里求助的情形叙了。袁文才深表同情地说：“南斗弟兄，莫讲‘搭救’一类的话，我们之间仅有一山之隔，有道是唇齿相依，你有了难处，我们理应相帮。

- 一 结仇尹道一 /78
- 二 起内江出逃 /88
- 三 半冈山双雄结拜 /97
- 四 除叛贼重整队伍 /106

### 第四章 招安之路

1926年6月至次年8月 宁冈新城、永新县城 /115

王佐听了这些新鲜事，感到茫然不解：甚么叫共产革命？农民协会为何有这么大的权力？袁老庚为何甘愿跟共产党干？他对这些问题还要在观望中看出个究竟的时候，共产党却找上门来了。

- 一 秀才闹“招安” /115
- 二 保卫团新城举义 /124
- 三 站到鲜红的党旗下 /131
- 四 功不可没的营救 /141
- 五 永新城合力御敌 /150

## 第五章 洞开山门

1927年9月至翌年3月 宁冈东源、茅坪 /156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一 艰难的抉择 /156

二 三湾接头 /166

三 大仓“鸿门宴” /173

四 “和平委员会”——一着高棋 /179

五 义除“占山王” /188

## 第六章 共擎红旗

1927年10月至翌年10月 湘赣边界、湘南 /198

毛泽东在茅坪第一次见到贺子珍时，心里就涌上一种神奇惊讶的感觉：在这地处一隅的井冈山，竟有这等秀而不媚，丽而不俗的年轻女子！

一 步云山练兵 /198

二 接受改造 /207

三 出征湘南 /217

四 保媒毛泽东 /226

五 扭转战局的奇兵 /236

六 共擎井冈旗 /243

七 后方“大管家” /251

## 第七章 陷身“漩涡”

1929年1月至同年8月 赣南、湘赣边界 /260

对袁文才来说，这种心态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要看见

“土匪”两个字,心里就怦然而动,一种莫名的感情倏然升腾。

- 一 被瞒开的中央文件 /260
- 二 无可奈何的从命 /269
- 三 土客籍争端,可怕的漩涡 /278
- 四 迈错的人生之步 /287
- 五 坚守井冈山 /296

## 第八章 双雄蒙冤

1930年1月至同年5月 湖南茶陵、江西永新 /306

枪声又响了,几颗灼热的子弹打在袁文才身上,一代威震井冈山的“红色枭雄”,不是捐躯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场上,就这样倒在自己人的枪弹之下!

- 一 痛悼宛希先 /306
- 二 罗克韶事件 /314
- 三 变生肘腋 /322
- 四 罹难永新城 /328
- 五 袁、王身死之后 /337

## 尾 声

1950年至1965年 北京中南海 江西井冈山 /344

后 记 /348

# 第一章

## 逼上梁山

1923年10月至1925年5月

宁冈茅坪

### 一 旧仇新恨

茅坪东去六里有个山村叫马源坑，七八户人家掩映在绿浪如海的万山丛中。这儿就是袁文才的故乡。

袁文才原名袁选山，生于1889年，祖籍为广东兴宁，迁来井冈山已有七代了。袁文才父亲叫袁昌坤，早些年家为小康，有十几亩冲田和一块山场，袁文才得以从小读书。他于茅坪“攀龙书院”乡小毕业后，在马源谢角铭学馆读私塾数年，又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

袁文才在禾川中学读至第五个学期——1923年9月，早已染病在身的父亲，因田产逐被典卖，家境越发穷困，连药也吃不起，终被病魔吞噬。村人闻讯都来帮助料理丧事，并派袁文才堂弟袁丁珠夜赴永新县城叫他回乡奔丧。

正在禾川中学上课的袁文才，从袁丁珠口中听到噩耗，顿时脸色煞白，愣怔着半晌无语。直到堂弟几番催促，



才回寝室打点书籍铺盖。几个老师和班上的同学闻讯进来看他，都说何必收拾铺盖回去？袁文才对他们沉声而道：“家中原本负债甚多，还有老母和妻儿需要赡养，这书怎么读得起？读着亦不好意思呀。”众同学劝慰一番，袁文才仍然执意休学。同乡学友刘克犹深知文才的困境，劝道：“纵是这个学期返校不成，也得在家自习功课，明年回校，届时我们尽力援助。”袁文才听了黯然苦笑，将头轻点，挥手与众同学和几个老师作别。

袁文才回到马源坑。安葬了父亲后，一清家中债务，又新欠了几十块银洋，而老债的数目比这还要多。显然，他在离开禾川中学时想到的困境是对的。书读不成了，家计还得维持，袁文才只得同丁珠等人去烧木炭。烧炭这项劳作极为辛苦，尤其是装窑和出炭，蜷身在窑里就像在火笼中熏烤，汗水一层层滚出来，烘干一身又一身。炭窑里灰尘又大，一会儿鼻涕就成了灰陀。袁文才咬牙忍受着，每日天黑才挑着满担的木炭回家，一身黑不溜秋的，手脚被柴枝扯茅坪马源坑，袁文才的家乡



挂成一条条血痕。母亲见了心里好不凄伤，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扑簌簌往下掉，叫着儿子的小名说道：“选山呀，似你这样打熬下去不是事呀，待明年家境好转一些，你再去读书，莫要误了前程。”袁文才也黯然神伤，却反过来劝慰母亲：“娘啊，读书的事先不说它，等到家境好一些再看吧。”母亲听了只得垂泪点头。妻子谢梅香站在一旁，更是心痛，但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丈夫，只是抱着1岁不到的孩子，深情地望着他，眼眶里浸润着泪水。

被迫辍学的袁文才开始在家务农了。但他还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每日黎明即起，读书练字，晚上还点着桐油灯盏读到半夜。村里的人都说：“选山照这样下去，读书还是大有希望啊。”

这一天快要断黑的时分，袁文才挑着木炭回家。母亲告诉说：谢冠南上午又派乡丁到各家各户催收什么追加捐，逼得很凶。袁文才见母亲说不出捐税的名目，吃完饭洗过澡来到兄长袁选通家，见村上的许多人正聚在一起议论此事。袁文才问明谢冠南派人催收的是乡立师塾追加捐，愤愤地骂道：“谢冠南垄断乡政，巧立名目盘剥老百姓，这个捐那个税，不知吞吃了我们多少冤枉钱。这乡立师塾捐大伙就是不交，看他怎么样？”听到袁文才这么一说，村人更是气愤，都说应该这样，天塌下来也不交这笔冤枉钱。

谢冠南家居茅坪，是方圆几十里山乡最为富庶的豪绅，向来放高利贷、收青苗债，其盘剥穷人的手段十分厉害。又任着乡长的职务，出入官府犹如灶背之路，牢牢地把持着乡政，全乡的捐税由他收支。年逾六旬的老土豪有三个儿子，都是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痞汉，在民众中的口碑很差。

数日过去，果有谢冠南的大儿子谢殿一同着保长李怀珍，一道来到马源坑催收师塾追加捐。他俩走了村中的六



袁文才

七户人家，并未收到分文，众人的口气大同小异，都说这是交冤枉钱。两人来到袁文才家，文才也不理睬，由他们自站自坐。李保长找话搭讪了几句，提出收捐一事。袁文才冷冷地回道：“莫说眼下三荒五月乡亲们交不出来，就是有钱也不交这笔冤枉钱！”谢殿一听了抑住性子，说：“你袁文才莫乱打野话，这乡政的公用费用怎么是冤枉钱呢？”袁文才声音不高，语气严厉地问道：“你说，年年的捐税繁多，收了后可有账目可查？公用了多少？还剩余多少？别的暂且不说，就说这师塾捐，合乡每人五角小洋，共计670余银洋，攀龙书院和两所乡学用了多少钱？明明没有用完，怎么又要追加？”

袁文才的这一席话，像滚烫的姜汤泼过去，烫得谢殿一狼狈不堪，他按捺不住地跳起脚叫骂：“袁文才，你胡说八道，我要用鞋底打你的耳光！”袁文才正色作答：“哪个胡说，你敢把历年的账目拿出来让我们查对，就算你好本领！”谢殿一一时语塞，继而恍然大悟地说：“我说马源坑的人怎么忽然硬梆起来，公然抗捐，原来是有你这个‘读书人’在撑腰！”袁文才毫不示弱地回击说：“读书人又怎么样？难道只有你们才读得？”谢殿一听了这话，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轻蔑地说道：“叫花子想捡宝，想得两年有米讨！等你袁文才读得出头，牛牯也能中状元哩。”谢殿一说罢纵声大笑，一招手同着李怀珍走出袁家。

袁文才受到如此奚落，心中不胜气愤，欲要回骂，又想不出合适的话来，站在那里茫然若失。渐渐地，一股蚀骨的怒气在袁文才胸中升腾着，使得这个25岁的山里汉子脸色发青，牙骨床咬得铁紧。

袁文才与谢家土豪有着铭心刻骨的辱妻之恨，那是他永世不可忘记的仇怨！

袁文才21岁那年，家里给他物色了一门亲事，女方叫张乾英，正是19岁的花季年龄，家住桃寮村，是方圆十里山乡出了名的漂亮山姑。乡村提亲作兴“相面”，袁文才随着媒人到了桃寮，一进张家见了张乾英后，心里对这个身材挺秀皮肤白皙红润的女子甚是中意。一餐饭还没有吃完，袁文才知道了这门亲事能够成功。

山里人提亲的规矩是，媒人领着男方到了女家，那女子或躲在房里做针线，或在厨房里烧火洗菜不出来，于暗处观看男方。到了吃饭的时候才羞答答地出来。女子凡是中意对方，不须开口，表示的方式有三种：吃饭时拿过酒壶给男方筛酒，或端过饭碗给男方装饭，再就是饭后给对方敬上一杯热茶。倘若这三个方面均无动作，那就是秃头上

的虱子明摆着——女方不中意男方。袁文才这次去张乾英家，她是在厨房待到吃饭才出来的。不知是烧火时的映照还是害羞，乾英的一张俊脸红扑扑的，就像搽了胭脂。张家没有酒待客，袁文才还没有扒完一碗饭，张乾英从旁边接过碗，装满饭递到袁文才手上。同来的媒人见状，脸上露出盈盈笑意。

这年的秋天，割罢稻谷摘完茶梓，唢呐锣鼓伴着一顶小轿，将张乾英抬到了马源坑，与袁文才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唱声中结了姻缘。袁文才是十里山乡凤毛麟角的中学生，乾英为方圆乡村出了名的美女子，这对夫妻婚后恩爱无比。成婚后十余天，文才该返回马沅的谢家塾馆上学，虽说马源坑距马沅只有10里路，乾英还是起了个大早，将丈夫的衣物收拾得妥妥帖帖放进藤箱里。吃过早饭，文才向父母打了招呼，乾英跟在后面出门，一直走到洋桥湖转弯的埂口，才将藤箱交到丈夫手里，红着脸细声地说了一句：“早天回来。”

丈夫不在家，张乾英上山砍茶，下田劳作，样样功夫拿得起，还养了两口猪。在孝敬公婆方面，乾英待父母和声细语，礼数周到。袁昌坤夫妇俩对这个勤劳贤惠而且那么标致的儿媳打心眼里疼爱，喜欢得心里甜蜜蜜的。村里的人也说袁家好有福气，文才娶上了一个打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媳妇。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更让袁昌坤夫妇乐得合不拢嘴的是，儿媳妇已有身孕。可是这个勤劳的山妹依然不肯在家里歇上一天，跟着别人到山上去摘箬叶，然后挑到新城去卖。

这天晌午，乾英独自在灯瓜形山上摘得一小担箬叶，悠悠地挑着下山回家。她走到山脚转弯的地方，忽然听到了一个得意的男人声音：“啊呀，娇妹儿，好不容易等到你！”

张乾英冷不防地打了个寒战，抬眼一望，见是谢冠南的二儿子谢会一，不觉心里暗自惊骇。她正要开口，对方甜腻腻地说：“放下歇歇吧，累坏了你真叫我心疼！”谢会一说着上前来接担。张乾英扳起一张俊脸，带着怒气说道：“你走开，我要回家。”

谢会一厚着一张脸嬉笑着：“好妹子，我是好意给你接肩呢，怎么一点也不领情？”他说着一手抓住乾英肩上的扁担，一手揽在她的身腰上。张乾英不禁大怒，扭动身子把藤担撂在路边，对着谢会一杏眼圆睁，愤声喝问：“你想干什么？”“娇妹儿，我不想干什么，只想摸摸你的奶子打个啵。”谢会一浪声浪气地说完，把手伸向乾英的前胸，乾英用力一挣，未能扯脱，竖起秀眉厉声喝道：“你这痞子，放自重些！”谢会一并不理会，一手按住她那丰满柔软的乳房摩动着，心里漾荡得口中喃喃自语。接着，这个心旌摇曳的浪荡汉又把嘴巴凑上去淫笑着说：“娇妹儿，咱俩亲个啵！”张乾英真是又气又急，倏然生出一股劲力，手脚并用，一下将紧紧箍住她的谢会一一同扳倒在路边的溪圳里。这个浪荡汉的头被摔在山脚的岩石上，痛得他龇牙咧嘴，身子又浸在凉凉的溪水中，方才那股淫邪劲已是消散得无踪无影，一个劲地痛叫着。张乾英也急忙从溪圳里爬起身，顾不上满身是水，重新挑起箬叶担子往马源坑赶去。回到家里，乾英只对父母说没小心踩跌在溪水里。

张乾英的美貌，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浪荡成性的谢会一。乾英本来姿容不凡，而此时成婚不到半年，正是少妇粉面生春的年华，腰细胸隆，娥眉淡扫，亮眼明媚，又穿戴得素素净净，真有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谢会一经常在各个村庄收租催债或闲逛着，被张乾英的姣美容姿迷住了心窍。上次在灯瓜形山脚被张乾英打倒在溪圳里，并未泯灭谢会一对她的垂涎，仍在处心积虑地捕捉机会。

半个多月后，流产在家养息的张乾英正喂完猪食，听得围院门被推开，急忙从房间出来，一看那情景便被惊呆得怔住了身子：那个破门而入的汉子正是谢会一！原来，谢会一瞅准了袁文才父母都到洋桥湖谢兆瑞家做酒帮忙的时机，独自闯进了袁家。这时分张乾英马上想到了逃走，可是已被对方堵住脱不了身。她急得满脸通红，泪水直溢，高声地喝骂着谢会一。然而，乾英脸上的泪水和绯红怒霞被对方看成带雨桃花益发动人，被激发得春心更加荡漾。谢会一任凭乾英又是骂又是用手抓打，一把抱住她就往房间里拖去，老远就将她推倒在床上。这时分的乾英心里可是惊惧不已，一个劲地大声哭叫着。已压在乾英身上的谢会一血脉勃动，以疯狂般的动作撕扯着乾英的衣服。张乾英再怎么挣扎着反抗，无奈流产后身体虚弱，怎能抵得住兽性大发的男人暴力？心中翻卷着情欲热浪的谢会一，在撕尽了身下女人的衣裤之后，急不可待地实现了他蓄谋已久的人生最甜美的贪欲……

张乾英在床上悲愤地哭泣着，哭得天旋地转，手脚瘫软。这个佚丽如花的山里女子知道，自己有过的一切美好的憧憬和希望，现在都被这个披着人皮的色狼给彻底地毁了。一种万念俱灰的意识在她心里蔓延开了，这种蔓延的结果是使她想到了死。乾英对于死是并不畏惧的，唯独让她魂牵梦绕的是袁文才。她心眼里深深地爱着袁文才，那种刻骨铭心的挚爱，还割舍不下与他的诀别。但是，又有一种与生俱来和后天接受到的传统的伦理观念，让她觉得自己对不起袁文才，没有脸再见他。乾英在痛定思痛后的想法是，在向袁文才作适当的心迹表达后，将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

心灵上痛苦而沉重的负荷，突然地摧垮了乾英的身心，她时常染病卧床，食欲不振。一朵美丽的山花迅速枯萎



下来。这种过于异常的突变,明显地暗示着事情的本身。不久,乾英被谢会一强暴过的传闻,终在许多人当中不径而走,连袁文才的父母也知晓了。张乾英看到两位老人那种惊怒交加的模样,更是心碎形毁,颓然倾倒,只向兄嫂作了隐约的暗示便回到桃寮娘家,任凭袁文才父母再怎么托人传讯,也不愿意回马源坑。

终于,袁文才得知了这件事,气得大病了一场。这个受到封建礼教束缚和现代文明同时浸润的知识分子,心中无论如何驱逐不了那层阴影,经过再三的痛苦权衡,狠心休去了张乾英。

时光在流逝了一年之后,袁文才与谢角铭老师的侄女——谢益谦的女儿谢梅香相恋成婚。……

袁文才心中愤恨的闸门打开以后,感情的激浪倾泻而出,他暗自默念着谢冠南父子的名字,咬得铁紧的牙骨床使本来瘦削的脸颊更是棱角分明,这种神态蕴含着袁文才对仇敌的切齿之恨。这时候,袁文才的思维不由地转到了如何揭露谢冠南父子向民众滥收师塾追加捐的事情上来了。

在事情的另一头,与李保长从马源坑没有收到分文师塾追加捐的谢殿一,败兴回到茅坪,向其父禀报了这件事。老土豪捻着山羊胡沉吟了片刻,然后说道:“这个袁选山呀,不仅记着你弟的旧仇,还总想和我们斗斗呢。哼,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还敢与我们较劲,走着瞧吧!”

## 二 计挫老土豪

20世纪的北伐革命之前,包括江西在内的江南数省均为北洋军阀统治,江西省的督军为孙传芳部下方本仁,北洋政府在经济上对广大劳苦工农实行了无情剥削,除了所

谓的“田赋”、“丁税”等五大“正税”之外,还有繁多的“地税”、“关税”、“市税”等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低层民众深受其害,不堪重负。而在政治上实行以维护军阀利益为核心的黑暗统治,有时候也用资产阶级民权政治的一套假象来粉饰太平,以保证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国家机器的运转。

1923年10月,江西省议会进行换届,要求各地以投票形式选举省参议员。按照以人口为比例的配置,宁冈分得了1个省参议员的名额。

宁冈素为山城小县,政治上处于“夜之漫漫,鄂且不鸣”的沉闷状态。能够有条件竞选省参议员仅有两人。而两人当中一个土籍,一个是客家。

龙钦海是土籍人,宁冈县鹅岭乡塘南村人,1872年出生。至民国元年,就已经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系。回国后初任南城县知事、江西省督军公署顾问,1918年任过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又兼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龙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锐意革新政治,开创民主之风。尤其是致力于国民教育事业,曾担任过江西法政专门学校、省立南昌二中、黎明中学等十余所院校的校长、名誉校长,亲自教授课程。龙老先生驰骋政坛多年,自然有所树敌,遭到反对派的攻讦。这次省参议院换届,龙钦海志在连任议长。因他的议员资格须在出生地获得,故格外重视宁冈的投票选举。倘若连议员资格都不能取得,后果就太糟糕了。

另一个客籍缙绅名刘应岳,大陇乡乔林村人,1875年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刘氏早年考取了秀才,光绪二十九年乡试中举,由官府放任江西星子县知事。袁世凯窃帝篡权后,刘应岳有愤于朝廷政治昏暗,情愿弃官回乡,在家乡热心为平民兴办教育,并慷慨倾资,备受民众称颂。加上刘氏为人友善,乐于施舍,在民众中口碑很好。此间刘应岳正是50岁不到,着意在政治上得到提拔,更能为民效劳,因此